

孟宇
著

双面人

原生态展现双面人心路历程的良心之作
“双面人”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人性的本质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双面人

孟宇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面人/孟宇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113-1092-7

I. ①双… II. ①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0490号

● 双面人

著 者/孟 宇

选题策划/王立刚

责任编辑/路 蕾

封面设计/引文馆·马顾本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50千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092-7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82605959 传真：(010) 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双面人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新官上任 / 001 |
| 第二章 | 第一滴血 / 013 |
| 第三章 | 战前布置 / 026 |
| 第四章 | 贫穷梦魇 / 033 |
| 第五章 | 风暴之前 / 043 |
| 第六章 | 风雷行动 / 057 |
| 第七章 | 初识贵人 / 068 |
| 第八章 | 神秘商人 / 084 |
| 第九章 | 猛虎出笼 / 096 |
| 第十章 | 飞来横祸 / 107 |

双面人

目 录

- | | |
|-------|------------|
| 第十一章 | 威名初著 / 123 |
| 第十二章 | 左右逢源 / 134 |
| 第十三章 | 扫清障碍 / 145 |
| 第十四章 | 暗流汹涌 / 192 |
| 第十五章 | 忍痛割爱 / 222 |
| 第十六章 | 两难之境 / 242 |
| 第十七章 | 再起波澜 / 259 |
| 第十八章 | 再显峥嵘 / 283 |
| 第十九章 | 福祸相依 / 296 |
| 第二十章 | 巨变迭出 / 312 |
| 第二十一章 | 良心发现 / 335 |
| 第二十二章 | 回头是岸 / 351 |

双面人

第一章

>>> 1 >>>

椰城是一个热带滨海小城，常住人口将近50万，郊县人口也有50万，1988年南海行署升格建省，成为经济特区，闻风聚拢的流动人口，至少也有50万，忽然之间，椰城就成了一个100多万人口的新兴省会城市。

老行署公安局，置身在闹市的丁字路口，与骑楼一条街相邻，拥堵而狭窄。办公楼是七十年代后期建设的，总共5层，水刷石外墙，钢门窗，既简陋又寒酸。

建省之后，省公安厅另起炉灶，搬到了美舍河边了。老行署公安局办公地点，腾给了椰城市公安局。椰城市公安局原来只有500来干警，建省以后，迅速扩编到2500多人，队伍扩大了5倍。扩编干警大部分来自内地，他们没有地方办公，也没有合适的居所。一到上下班，公安局大门口，进出的车辆和人流交织在一起，拥挤不堪。

一个百万人口的新兴城市，警力根本不够，案件多发，社会治安差是必然的。

一天，省委徐书记宴请印尼造纸大王黄毓仁一行，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叶冬松作陪。黄毓仁祖籍南海文县，爷爷15岁下南洋到了印尼，几十年之后，爷爷的儿子也就是黄毓仁的爸爸，在爪哇开了一个小造纸厂。华人有个好传统，发达之后，舍得为子女教育花钱，黄毓仁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后来在美国读的大学。从美国学成归来，他接管了小造纸厂，几十年下来，竟然把爪哇的一个小纸厂，经营成了世界

级造纸托拉斯。他是来洽谈投资的。省电视台美女记者唐静宜，被临时抽调担任接待组长。

席间，宾主觥筹交错，相谈甚欢，谋划在南海建一座世界规模最大的纸浆厂。徐书记年长，身体不好，看到黄老板有意巨额投资，硬撑着喝了3小杯茅台酒。见徐书记破了戒，不胜酒力的叶书记，只好舍命陪君子，超量喝了半斤茅台酒。唐静宜担心两位领导有失，便放手一搏，一通豪饮。黄老板喝得尽兴，少说喝了一斤多。宾主微醉，宴会结束，黄老板忽然提出到德胜路骑楼一条街看看，街上有他爷爷建的一栋小楼。

骑楼一条街建于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东南亚华侨们投资建设，具有鲜明的南洋风格。而南洋建筑又有明显的法国血统。户均占地300来平方米，3层，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左右。一楼做商铺，二三楼家居。一律白色。一楼层高4米以上，廊柱构成骑楼，户户相连，形成人行道，无论下多大的雨，行人也不会淋湿。德胜路两侧有200多栋骑楼，延绵一公里，是椰城一道靓丽风景。

徐书记身体欠佳，先告辞走了。叶书记等一行人，陪同黄老板步行寻找他爷爷盖的那栋小楼。左顾右盼之间，两个穿拖鞋的少年侧身撞了黄老板一下，肥硕的身子一个趔趄。助理赶紧伸手搀扶。转眼，助理就发现腋下夹的包不见了。助理就喊起来，立刻有几个人追了出去。黄老板白他一眼说：“丢了多少钱？大惊小怪。”助理说：“钱不多，我们的护照和机票在包里呢。”黄老板闻听此言，酒一下就醒了。

小偷很有经验，逃跑途中推倒了两辆摩托车，摩托车又和一辆客货车发生刮擦，狭窄的街道立刻瘫痪了。叶书记酒也醒了，虎着脸问秘书长：“荷世财副局长到哪去了？”秘书长低着头没作声，唐静宜就说：“他带人追贼去了。”叶书记尴尬不已，自言自语道：“乱弹琴，什么局长，就是个刑警队长的料儿。”又低声而严厉地对秘书长说，“你快去疏导交通。”转过脸，笑着把右手伸给黄老板，说，“秩序如此混乱，作为椰城最高长官，惭愧得很，惭愧得很啊。黄老板，别着急，丢失物品一定及时追回。”黄老板用力握住叶书记的手，说：“呵呵，新兴城市，潜力无穷嘛……”

当晚，叶书记电话里向徐书记作检讨，顺便提到向公安部要局长的事。徐书记告诉他，部里从东北物色了一个叫艾和平的年轻公安局长。艾和平是个厉害角色，32岁，公安部一级英模，著名的“二王案”就是他指挥侦破的。下周就报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叶书记放下电话，长长舒了口气。荷世财小他几岁，两人父辈是琼崖纵队老战友，可以说是世交。荷世财肯吃苦，对他忠诚。椰城公安局升格时，曾有意把他扶正，结果，狗肉上不了席。

>>> 2 >>>

按照官场惯例，新上任的市公安局局长要是市委常委，就是省管副厅级干部，由省委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送其上任；如果是光头公安局长，就是市管处级干部，由市委组织部部长宣布就可以了。艾和平是个光头公安局长。宣布艾和平上任那天，却是超级隆重：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亲自宣布艾和平履新的任命，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叶冬松和省厅胡厅长亲临会场。三位领导超规格莅临，说明：第一，椰城糟糕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第二，诸位领导对艾和平充满殷殷期待。

艾和平意外遇到了熟人。几个月前他参加部英模表彰大会，南海美女记者唐静宜对他做过专访。南海刚刚建省，唐静怡又是典型的江南美女，艾和平印象颇深。采访结束，唐静宜由衷地说：“椰城市乱哄哄的，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强势公安局长就好啦。”艾和平笑着说：“你发调令，我就去。”两个人都笑了。

这次椰城重逢，既意外又亲切。

唐静宜调侃说：“艾局长，收到我调令啦？”

“啪”，艾和平两脚一磕，抬手敬礼：“卑职艾和平，向您报到。”

这一幕恰好被叶书记看到，笑着对唐静宜说：“好家伙，小唐的官比我还大呀，哈哈，欢迎你，和平同志。”

艾和平从说话判断这就是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叶冬松了。赶紧握手寒暄。

唐静宜的脸腾地就红了。

组织部长宣布了对艾和平的任命，叶书记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欢迎和平同志到椰城履新，希望和平同志把公安部一级英模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椰城，团结公安局一班人，迅速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打好椰城公安局的翻身仗。叶书记讲完，胡厅长代表公安厅表态：全力支持艾和平同志的工作，愿举全省之警力，确保省会椰城市社会治安迅速好转。诸位领导讲话完毕，组织部长笑呵呵地对艾和平说：“年轻的局长同志，椰城公安局局长这副担子可是任重道远啊，表个态吧。”

艾和平缓缓站起来走下主席台，环视四周，首先给台下的与会干警敬了个礼，然后，又转身给在座的领导敬礼。礼毕，回到主席台沉稳地说：“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信任。坦率地说，我到椰城工作很突然，缺少思想准备，感到身上担子很重，

压力也很大。不过，我相信，有市委和省厅做我们的坚强后盾，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会团结全局2500多名干警，迅速改变治安落后面貌。谢谢，我的话完了。”

那天，唐静宜作为记者在场。她承认这是她见过的最简短的就职演说，也是一次最乏善可陈的演说。台下干警的掌声稀稀拉拉的，他们怀疑，这个木讷不善言辞而又年轻的新局长，能够掌控如此复杂的局面吗？连兴致勃勃与会的诸位领导也都起了疑心：艾和平的岳父是吉林省公安厅厅长，在吉林的辉煌，是不是他老岳父格外栽培关照，披上去的光环呢？碍于艾和平是省委书记钦点，又是公安部推荐的干部，明面上，谁也不敢把话说透，但脸色都凝重起来，胡厅长还轻声叹了口气。

艾和平注意到了领导们表情细微的变化。他并不在意，只是暗暗想，一个人证明自己是需要时间的。唐静宜也有些疑惑，难道北京采访过的那个公安部一级英模，是个绣花枕头吗？她抬起头，瞥了艾和平一眼，正好和艾和平炯炯目光空中相遇。她一激灵，不可能，不可能，这是一双自信而坚毅的眼睛。

上任没几天，艾和平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头。上班时间，他找部下谈话，部下几乎都躲躲闪闪的，甚至有点慌张。而到晚上，却不断有人到他住的招待所私下接触，先后有六七位中层干部偷偷摸摸送来现金，最少的2万，最多的一位送了5万。这是什么意思？是风俗呢，还是陷阱？他不理解，却格外警觉。

晚上，艾和平致电唐静宜，想找个僻静的咖啡厅聊聊天。她笑了，说不用找咖啡厅了，海棠湾就很好。她要开车接他，他说不用了，咱地头见，还怕公安局长找不到你吗？椰城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停电几乎是家常便饭，商业铺面，几乎家家都有自备发电机。一到夜间，柴油发电机“吐吐吐”的嘈杂声此起彼伏，简直是噪音大合唱。全市只有一家四星级宾馆和3家三星级宾馆有内设的咖啡厅，单独的咖啡厅几乎没有。遗憾的是，这几家星级宾馆的咖啡厅，几乎都变成了半公开的色情场所，俗称“人肉市场”，小姐云集，嫖客穿梭，正经人根本无法涉足。

艾和平找到唐静宜的瞬间，感觉到了她的高明和智慧。海棠湾距离市区不过5公里，紧邻旅游景点。回望市区，紫灰色天幕下，不很耀眼但是还算灿烂的城际轮廓，拥簇在海岸线上，挺拔的椰林行道树，像婀娜玉立的美少女，摇曳长长的叶子婆娑起舞。而城市的喧嚣，特别是恼人的发电机的噪音，则远远归隐在甜甜的晚风里。12月的椰城，气温依然有20来度，很温暖。海风挟着海藻甜丝丝的味道，香馨醉人。沙滩的沙子很白很细很柔软，脚踩在松软的细沙上，有种下陷的快感。放眼大海，漆黑的海面上，斑驳的渔火交织，远的明灭变幻，近的却把一片海水也染上

了金黄。偶然，还有海船交汇时，相互打出问候的灯光和长长的汽笛声。美妙的夜晚，再加上风姿绰约的美人，是如此浪漫温馨。就连艾和平这样的铁汉，内心也酥酥的痒痒的。这一切，真的很美。

艾和平询问了黄毓仁投资的事。唐静宜兴奋地说：“回文县祭祖去了。文县现有人口不过30几万，而海外华侨却有200来万，是典型的侨乡啊。黄先生已经口头承诺要在南海省投资60亿，建设年产100万吨的纸浆厂了。目前世界最大的纸浆厂在芬兰，年产不过80万吨，如果黄老板真的投资成功，南海省将诞生世界最大的纸浆厂。”

“喔，有魄力。黄毓仁……黄毓仁，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

“哈哈，他可不是逼死杨白劳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呀，他是世界著名造纸大王黄毓仁。在全世界排第四位呢。”唐静宜怕艾和平误会，特意解释了一番。解释完，她自己先笑了。

“哦，你不是被逼婚的喜儿吧？”

“什么呀。”唐静宜脸又红了，黄毓仁中年丧妻，是正张罗着续弦呢。艾和平并不了解这些，再说，天黑，也看不清唐静宜脸上的变化。

结束调侃，艾和平伸出手说：“你的工作效率很高，祝贺！祝贺！”

唐静宜就说：“干吗呀，虚情假意的，我可是真心实意啊。”唐静宜并没有去握艾和平的手，反而说，“你那天的就职演说，呵呵，可真不敢恭维呀，不自信，也不连贯，没思路，也没特色……你这新官上任，遇到困难了吧？”

艾和平先是被她奚落得羞红了脸，等冷静下来，才把他的困惑说了出来。尽管唐静宜语言犀利，薄如刀锋，可是奇怪的是两个人没有距离感，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几个月之前，他们在北京有过一次接触，南海重逢，他们的心灵迅速契合，都感觉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智者，是可以体察到人和人心灵之间距离的。艾和平说：“小唐，在南海，你是我唯一的故人。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介绍介绍你了解的情况吧。”

唐静宜把目光从艾和平身上缓缓移开，双手抱着肩，眺望海上遥远的渔火。艾和平赶紧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唐静宜身上。唐静宜羞怯一笑，把肥大的警服裹在了身上。立刻，艾和平的体味、汗味和体温由警服传导给了唐静宜，唐静宜陶醉了，明亮的眸子和洁白的牙齿，在远处漏过来的光线照耀下，发出冷冷的亚光：“椰城市公安局情况很复杂。从哪儿说起？我先给你说说常务副局长苻世财吧。”

“苻世财的父亲，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老人一生职务不高，但是，人脉很旺，可以说是德高望重。靠着父亲的关系，苻世财当初从农场调到了椰城公安局

工作。叶书记的父亲，是符世财父亲过命的老战友。俩人发小，叶书记年长几岁。符世财从派出所指导员干起，历任治安副科长、科长、副局长，一直升到了市公安局局长。

“符世财工作起来有股子拼命劲头，据说当刑警队长那会儿，为了破获一起杀人案，他带人在五指山原始森林蹲守一周，硬是把嫌疑人捉捕归案。他听话，上级安排的事，他能不折不扣地完成。缺点是没有创造性，缺少主见和点子，特别是缺少综合平衡能力。南海建省以后，公安局自动升格。符世财很想坐着大车连升两级，叶书记也有这个意思。建省六七个月了，公安局长一直空缺，想让放手让他工作。

“常务几个月，他明显力不从心了，工作一团糟。这才有了省委书记亲自向公安部要人这出戏，也才有了你的走马椰城。”唐静宜心里在说，才有了我们的重逢。但是，她没好意思说出口。

“叶书记现在的态度呢？”艾和平当然关心一把手的态度。

“官场规矩你比我清楚。叶保荐符的前提，是不影响自己的仕途。一旦影响到自己的乌纱帽，叶书记立马就放了手。再说了，椰城太需要强势的公安局长了，社会治安不好，叶书记作为最高长官，脸上无光啊。呵呵。”说完最后一句话，唐静宜把脖子缩进肥大的警服，扮了个鬼脸，吐了吐舌头。

“符世财的品质怎么样？”

“噢，我知道你必定问这个问题。”唐静宜凑近艾和平看了看他的眼睛，“你冷不？”艾和平说：“我冰天雪地长大的，小时候和爷爷去打猎，常在雪窝棚里过夜的。雪窝棚懂不？就是用积雪堆出来的洞。这天还叫冷？”唐静宜仰慕地笑起来，说：“符世财在椰城公安局一手遮天好几年了，局里头头脑脑，全是他一手提拔的，是名副其实的符家军。干警都清楚，他调整干部是一年一次，根据职级肥瘦不同，明码标价，钱官两讫。其实买官的人，心里也矛盾，既恨他，又不得不巴结他。我看那些不敢接近你的人，是对你在椰城公安局局长这个位置上，能否坐稳没有信心。万一你被挤跑，符世财复辟了，紧跟你的人岂不遭到清算？”

“哟，还挺复杂。那你说给我送钱的这些人，目的是什么？”艾和平就把送2万元以上的6个人，简单作了介绍。唐静宜认真地想了半天说：“这些人我不了解，说不太好。不过，这6个人都是本地干部，应该是依照符局惯例在保位置。当然，也不排除老符指派个别亲信来试探你，收买你，甚至陷害你。我看那个送你5万的派出所长，形迹就非常可疑。”

“既然是做买卖就要赚钱啊，买官的人投了资，怎么回收呢？”艾和平低着

头，像是在和唐静宜谈话，更像自言自语。看唐静宜马上要回答，他摆了摆手，又说，“我知道，椰城不少干部私底下都做买卖，就说苻世财吧，他经营什么买卖？”说完这话，他抬头仰望寂静的夜空，夜空祥和而温馨；竖耳倾听大海的涛声，海涛高一声，低一声。

艾和平啊艾和平，你只身一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可以应付吗？唐静宜背对着艾和平，眺望远处的大海，心里扑通扑通乱跳，无端为他担起心来。

“嗯？怎么不说话了？”艾和平自己回过神，发觉唐静宜同样在发呆，笑着问。

月光下，一只母蟹带着一小队小螃蟹从海水里爬上沙滩，摇摇晃晃直奔唐静宜而来，唐静宜下意识地往艾和平怀里躲闪，艾和平用一只手托住唐静宜柔软的身体，而抬起一只脚就要驱赶那队小螃蟹。唐静宜急切地制止了，并有意挣脱了那温暖的怀抱。艾和平近距离凝视着唐静宜说：“你还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呢。”

“兰桂坊。”她说得声音很轻，但是，艾和平立刻明白了：兰桂坊是椰城最大的娱乐城。苻世财是兰桂坊的保护伞和干股股东。

艾和平很感激唐静宜，冥冥中仿佛事先安排了卧底。有了这些情报，让他在最短的时间，掌握了对手最要害、最直接的命门。静宜呀，静宜，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吗？

艾和平说：“天使，谢谢你。咱们回家吧，夜深了。”那对小螃蟹在沙滩上转了一圈，又窸窸窣窣回到海水里去了。唐静宜笑出声来：“为什么要叫我天使？”

艾和平说：“暂时保密。”唐静宜也不再追问，而是说：“局长同志，你自己走回去还是搭我顺风车？”艾和平也笑起来说：你以为我弱智呵，大半夜的徒步回城？

“两人说笑着坐进轿车，钥匙插进锁孔，在发动车子的一刹那，唐静宜突然就娇羞地说：“我们仿佛认识很久了，很久很久！”

他看了她半晌，没有说话，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今天，和唐静宜在一起，他找到了浪漫的感觉。呵，这样的情感会是什么走向呢？他不敢再想下去，就把话岔开了。

距离招待所还有一站地，唐静宜把白色的马自达929在路边停下来，脱下仍然套在身上的警服还给主人，然后，用眼睛盯住艾和平说：“有个坏消息，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

“什么？”

“省委书记病了，肺癌晚期。中央决定留京治疗。”

这是一个坏消息，太坏的消息。这消息一出，破坏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艾和平胡乱穿罢上衣，沮丧地消失在夜幕中。夜风，掀起了他的衣襟。

>>> 3 >>>

调整班子，令人头痛。公安局这盘棋，最大的障碍是苻世财。苻世财不动，班子微调意义不大。解决符局的问题，既需要时间又要讲究策略。他也不想通了，只要站稳脚跟，刀把子握在自己手里，还不是想调谁就调谁。当务之急，把新班子公布了，先进入工作状态再说。

原先三个副局长，一个到退休年龄了，不再任职，经济待遇不变。班子改为一正两副，具体分工：艾和平抓全面，负总责；苻世财改任第一副局长，分工专管户籍、后勤，主要抓新基地建设；张副局长继续分管刑侦工作。基层调整幅度不大，新调进业务骨干担任副职，送钱的几位暂时没有安排。对于这个结果，苻局基本满意。常务丢了，第一还在呀，管得面窄了，基建这块大肥差还拿在手里，一样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香的喝辣的。更重要的是，基层还是他苻家军的老班底，他这尊神大伙还得敬着拜着。

班子敲定了，按惯例，要召开一次中层干部会议，这是常规程序。会议地点没有选择宾馆，而是选择了旅游景点海瑞墓，这出乎所有人预料。

会场就设在海瑞墓小广场。临时借来的长条桌蒙上红布，就搭成了简易主席台。艾和平、苻世财、王强、纪委书记主席在台就座，百十名中层干部，站在小广场上。会议由苻局主持。他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有请艾和平局长讲话。”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由于苻局、王局在带头鼓掌，掌声比第一次见面会还是热烈不少。

艾和平冷着脸，站起来，然后小声对主席台嘉宾说：“三位局领导，请起立，向后转。”他犀利的目光，在百名中层干部身上巡视几秒钟，恭恭敬敬转过身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两米多高的海瑞花岗岩全身坐像，头戴官帽，身穿朝服，官帽的一个帽翅断了半截，有点不对称，面容消瘦，目光炯炯地注视远方，坐像身后是4米高，直径10来米的花岗岩主墓，圆顶，基座呈八角形。墓碑上面写着：皇明敕葬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海公之墓。

这一切，威仪、肃穆、庄严。

艾和平声音洪亮地大声喊：“全体都有：向先贤海瑞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鞠躬毕。请三位领导后转，入座。”艾和平转身之后没有坐下，

有一种激情在他胸中燃烧。

“同志们，我们一群共产党人，一群警察，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公开恭敬地向海瑞，一位500来岁的老人，鞠躬致敬，为什么？有谁乐意回答这个问题？”

台下被他搞懵了。鸦雀无声，连主席台上的局头们也很茫然，目光空洞，无所适从。艾和平顿了一下，指着一位年长的干部说：“50岁以上的老同志，可以坐在身边的石条座上。为什么鞠躬？”他把头仰起来，响亮地说，“第一，他官品好。不管当大官还是当小官，都当得精彩。纪念馆记载得很清楚，福建南平教谕，就是县教育局局长吧，浙江淳安县令，官也不大，可是平反冤案，抓严嵩私党，够胆量不？海瑞后来有机会作了京官，也就一个副部级官员吧。那时候，明朝嘉靖当皇帝，嘉靖最大嗜好，迷恋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苦练仙丹，不理朝政，政权被少数坏分子掌握。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唯有海瑞，竟然抬着棺材上书痛骂皇帝。官品好不好？”

这些年，干警们习惯了符世财的领导方式，他们对如此标新立异的讲话，倍感新鲜。同时他们也奇怪，第一次见面会，艾和平那么腼腆，腼腆得让人失望，小道盛传他是靠老岳父爬上来的，没有什么真本事。这才几天啊，怎么就判若两人呢。

“第二，他操守好。就是清廉。清廉到什么程度？我说两件事，大家就明白了。第一件事，海瑞做县令的时候，穿布衣，吃糙米，母亲做寿才买2斤肉。海瑞和母亲感情可是不一般，他8岁丧父，由母亲一手拉扯成人。母亲，是海瑞的精神导师。买2斤肉不是作秀，而是买不起更多的肉。第二件事，海瑞死后，南京都察院，金都御史王用汲去吊唁，见其生前使用的葛布帏帐、破烂的竹器，连贫寒的文人也不屑使用，海瑞所遗留银子不足10两，根本买不起棺材，因而禁不住痛哭起来。王用汲牵头，募捐为海瑞办理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也就是今天的椰城，自发戴白孝的乡亲站满了海岸，祭奠哭泣之声百里不绝啊。”

与会的干部们肃静下来，不少游客也驻足观看。艾和平的讲解，较之那些导游要生动很多。艾局意识到毕竟是内部会议，游客要劝离，因为，接下来要联系实际，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他低声让维护秩序的办公室主任清理无关人员。他也借机喝了口水。

就在艾和平低头喝水的当儿，会场东南角传来争吵声。艾和平抬头，看到一对老夫妻在和办公室主任交涉什么，似乎和海瑞墓有关。艾和平招招手，请两位老人家过来。两位耄耋老人非常干瘦，几乎没有脂肪，油亮的皮肤有细碎皱纹，紧紧

地绷在骨头上，皮下青筋和脉络清晰暴露，头发雪白，其中大爷略微头颤，眼睛清亮透彻，手脚也很灵活，一看便知是长寿老人。他们讲的土话，艾和平不大懂，但是，两位老人过来就给他鞠躬，却把他吓了一跳。王强翻译说：“阿爷是海瑞第23代孙，叫海源，也是家族选出的守墓人。他们感谢你前来祭拜。还说你讲得好，要坐在这听听。”艾和平沉吟片刻，拿眼睛询问苻世财意见。苻世财并不回应艾和平的询问，而是直接用南海话训斥两个老人说：“我们是公安局开的内部会议，你们连普通话都听不懂，还凑什么热闹？”

阿婆一听这话生了气，转过身面对与会干警，用普通话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背诵结尾，还摆出一个那个时代典型的造型。阿婆年事已高，摆造型时，身子晃了几晃，险些摔倒。阿婆这么一整，众人都笑了，连苻世财也跟着笑起来，就对艾和平说：“他们愿意听，就让他们听吧。”然后又用方言告诫老人，公安局内部的事只许听，不许对外瞎讲！阿婆就说：“知道，知道，军事秘密嘛。”

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就把椅子让给了两个老人。老人很懂规矩，死活不肯坐主席台，于是，办公室主任等人，把椅子摆在了侧面，老人才满意地坐了下来。

艾和平调整一下情绪，说：“刚才大家看到了，阿爷、阿婆列席我们今天的会议。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大家面面相觑，心想，不就俩老人凑热闹嘛，还要啥启发？艾和平笑着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两位老人是海瑞的后人，才有勇气要求列席我们的会议？而我们，也是看他海瑞的后代，才给他们如此礼遇？”他看大家发愣，又说，“要是严嵩的后人，他好意思要求列席吗？从这，我受到启发：清官惠及后人，贪官祸及子孙。”此言一出，干警们笑起来，阿爷和阿婆率先鼓掌，大家也都跟着鼓掌。

艾和平收敛笑容，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我们还是接着说海瑞吧。第三，海瑞孝顺。先说大孝，海瑞做清官，干大事，实践母亲所愿，这是大孝；其次是纲常之孝，古代有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异地做官。中国很大，交通不发达，异地做官很辛苦，可是，不管福建、浙江、江西、北京、南京，海瑞官做到哪儿，老母亲搬到哪儿。为了维护母亲，海瑞曾两次休妻。当然喽，这点不提倡，不提倡啊。”

人们哄堂大笑起来，阿爷颤着头，阿婆伸出大拇指。气氛松弛下来。只是，有人心里琢磨，艾局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啊？眼见得闲杂人员清理完毕，气氛也舒缓下来，他话锋一转，又说：“同志们琢磨：艾局讲故事图个乐呵吗？肯定不是。古人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现在，我们开始以海大人为鉴，梳理我们的得失。”艾和平收敛笑容，面色重新凝重起来，“我到椰城不过10天，正常汇报工作的不踊跃，偷偷给我送钱的却有好几位，钱还不少，最少的也超过一年的收入。凭什么送我钱？我有权决定你们的乌纱啊。的确，作为局长兼党委书记，我重权在握。可是，动辄就是几万，你送给我了，你老婆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你不还得想办法去捞回来吗？送钱的，哪个甘于做赔本买卖呢？我们是警察，警察要是腐败了，谁去抓罪犯？警察要和罪犯穿一条裤子了，社会治安怎么稳定，老百姓怎么过日子？老百姓骂我们警匪一家，肯定偏激，可是，个别警察和匪一家的有没有？猫要是吃了老鼠的贿赂，怎么去抓耗子？”

苻世财本来笑呵呵的脸上，忽然就变了颜色。送过钱的更是如坐针毡。置身事外的，开始交头接耳。接下来这台戏怎么唱？总不至于现场把行贿人交纪委双规吧。艾局要是这么轻率从事，用不了多久就得垮台。

“纪委书记，我跟你说，今天，我既然在这种场合把这事抖落出来，就是要家法处理，私下处理，兄弟方式处理。你纪委闭上眼睛，只当什么也没看见。怎么处理呢？送钱的干部，暂时都没安排工作，我要分别找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动机，动机说清楚了，把钱领回去，这事就一笔勾销了。但是，同志们，今天，当着海青天在天之灵，我要告诉大家，椰城公安局的官，一个也不卖！当官凭什么？三条：第一条是能力，第二条是德行，第三条是贡献。”

会场轻松起来，不掏钱能当官，谁还掏钱买呀，没哪个和钱有仇。经济实力最差的内地调任干部看到了希望。在有点嘈杂的气氛中，艾和平又说话了：“还有一个分局副局长，这次也暂时没有任命，他托人找我说情，也询问原因。我要告诉大家，原因很简单：他不肯赡养老母亲。别跟我说是你爱人问题。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是给你生命的人，父母你都可以辜负，那对同事、对朋友、对事业，怎么敢奢望你会好呢？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在椰城公安局今后也没有机会！”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热烈的掌声响彻在海瑞墓园，竟然把一个熟透的椰子从高高的椰树上震落下来，差点砸到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吓得惊叫了一声，跑开了。阿爷颤着头走过来，把金色的椰子抱在了怀里。

从此，人们背后不再称他艾局或艾和平，而是叫他艾海瑞。

“同志们，接下来，我要讲讲我们新基地的建设问题。”他告诉大家，新基地在海边，征地100亩，30亩盖椰城公安大厦，70亩盖家属楼和单身职工宿舍。家属楼集资盖房，成本价卖给符合条件的干警。新基地现在在市区边缘，但根据规划，是

未来的黄金地段，有很大升值潜力。

老基地腾出来，改造成商业铺面出租，收入全部做干警奖金。新基地建设，老基地改造由苻世财负责。

“干部调整了，基地建设开始了，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要猛虎下山，打出椰城公安局的威风，打掉犯罪分子的猖狂气焰，打一个平安祥和的社会治安出来。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台下几乎是齐声呐喊。

不能否认，海瑞墓的中层干部会议，才是艾和平成功的亮相。艾海瑞的称谓亦是一种认可。苻世财和他的亲信们，也不得不对这位刚满32岁的年轻局长刮目相看。

告别时，阿爷、阿婆把金椰子塞给艾和平说：“孩子，喝了金椰子水吧，海瑞爷保佑你。”